

◇“我的世界杯”征文选登

我的世界杯叫“Sunday”

[兰州]李庆林

1986年的我，18岁，正念高中。当年的世界杯在墨西哥，那是我第一次看球，半决赛巴西队对法国队那场，我哥半夜推醒了我，我清晰记得那是一个星期天。那场球，巴西点球不敌法国。那场球，我记住了普拉蒂尼，记住了身患癌症的守门员巴茨，记住了济科，记住了法尔考，记住了费尔南德斯……从此，我狂热地迷恋上了足球，我虽买不起球鞋，却学会了放低重心去控球，学会了球不落地去颠球，学会了用急停、加速度去过人……

时光荏苒，到1994年美国世界杯时，我已26岁，也有了8年球龄。一些校友和同学聚在一起，商量成立一支足球队。恰逢我所在的城区体委要搞业余联赛，我们就组成了一支名叫Sunday的球队。

我们每个星期天雷打不动地聚在一起训练——跑圈、折返跑、两人一组练对颠、分组对抗以及练习发角球。美国世界杯一结束，联赛鸣锣开张，我们自己的“世界杯”开始了。

每周一场比赛，分主客场，我们自己将主场命名为Sunday。我们配合默契，气氛和谐，团结一致，以至于我们无坚不摧。我们先后干掉“Badboy”，干掉“自由人主义”，干掉“玻璃葡萄”，干掉“新陈代谢”……

我们是一群热血又文艺的青年，敢于在平秃秃的土地上飞铲，敢于在布满小碎石头的场地上倒挂金钩（我就那么倒挂过一次，落地时腰部生疼）。我们过五关斩六将，一举拿下业余联赛冠军。最佳射手也是我们队的，一个外号叫“绞肉机”的帅小伙。他为了场场不落参加比赛甚至耽误了相亲，他说：“虽然是业余联赛，但也是我人生的关

家有球迷

[北京]张晓萍

老公是球迷，“迷”到什么程度呢？说出来叫人牙根痒痒。

老公在家是老小，真正是姥姥疼、舅舅爱，属于出土文物倍受重视的那种。交到我手里的时候，人家是寸草不动、油盐不沾，油瓶子倒了都不带扶一下的。我出差在外，老先生常常一个又一个电话尾随不断，甬问，肯定是什么东西又找不着了。

可要说今晚有球赛，几点？哪台？谁对谁？除了电视台的播音员，就数他知道得门儿清。逢这时候，他手里的电话准“吱吱”乱响，多是向他打听开赛时间的。一天到晚把自己弄得跟球迷会长似的，人家还特有成就感。平时上厕所方便，捧本书他能把“牢底坐穿”。可要是球赛，哪还用催？老早就洗漱干净，坐在电视机前，遥控板儿往腿上一放，任什么大事也撼动不了他了。看就看吧，不价儿，人家输赢还挂相儿。尤其是中国队的比赛，赢了还好，话也稠了，皱纹也张开了；小酒儿一喝，背挺的笔直。要是输了，让他干活？趁早离他远点儿，他那一肚子火还不知找谁撒呢。

当个看球的球迷也就得了，人家不，还非要上场比试比试不可。就那身子骨，葱皮儿似的，禁不住风吹。结果单位里的一场足球赛，让他脚踝骨折住进了医院。那天正好是北京国安的一场中超比赛，你倒是好好呆着

四十岁未晚，平凡人生亦有高光

[深圳]苗云辉

人到四十，仿佛人生早已定格。褪去年少的热血莽撞，见过生活的风雨起落，我们渐渐接受平凡。可看到2026世界杯40岁门将沃齐尼亚的传奇故事，治愈了同为四十岁的我。

四十岁，在世人眼中，是球员的职业暮年，是人生的下坡路口。没有人会预料，来自佛得角这个贫瘠海岛、身价仅五万欧元的草根门将，能站在万众瞩目的世界杯赛场，对抗身价超十二亿的顶级豪门，书写最动人的黑马奇迹。

这是沃齐尼亚职业生涯第一次站上世界杯舞台，也是他四十岁人生最耀眼的绽放。首场对阵世界强队西班牙，面对对手百分之七十多的超高控球率、二十七脚猛烈射门，他一次次飞身扑救、稳稳守住球门，硬生生逼平强敌，拿下佛得角队史世界杯首个积分。次战乌拉圭队，他依旧沉稳抗压、神奇扑救，再度守护球队逼平劲旅。两场硬仗，让全网记住了这个中年门将。

世人惊叹他的奇迹，羡慕他一夜爆红、千万粉丝加持。可唯有读懂他半生浮沉的人，才明白这份荣光从不是偶然的运气，而是四十载坚守与自律的厚积薄发。

沃齐尼亚的人生，从没有天赋加持，没有光环庇佑。

键！”我们就是这样爱足球，纯粹地爱着。

到了南非世界杯，我们都已年过四十，大多数都已挺着啤酒肚过着世俗生活。有一次，哥几个小聚，一起看荷兰队对乌拉圭队那场，不谋而合地倾向于支持乌拉圭队，我们这些足球草根当然愿意支持“世界杯草根”乌拉圭队。看完比赛，哥几个难改文艺青年旧习，一同感慨：我们也有过自己的世界杯，叫Sunday！

巴西世界杯来了，哥几个没再那样狂热相约，原因是家中或单位琐事多，正所谓哀乐中年。有一天，“绞肉机”打来电话，他有些日子没联系我了。电话里“绞肉机”嘿嘿乐着说：“老李，揭幕战咱们一定要在一起看，喝着啤酒看！”我欣然同意。傍晚“绞肉机”和那几个死胖子站在我家门口说：“今天星期天，Sunday，咱们一起去踢球，也热热身！”

如今，年过五十的我，仍然坚持每周末的早晨去跟“绞肉机”他们一起踢球。只见一个个胖乎乎的身影闪转腾挪，忽地一下一个跟跑也没关系，只会招来善意的一笑以及伸来的一只胖手。

卡塔尔世界杯阔步而来，我看了赛程表，当时以为这是梅西或C罗的最后一届世界杯，没想到这次美加墨世界杯，“二老”都没退役，更没想到的是，新球王梅西两场小组赛踢进5个球，这让多年保持世界杯进球纪录的克洛泽情何以堪？甚至让喜欢争强好胜的C罗怎么活啊？

年近六十的我，继续熬夜看着世界杯，期待球王梅西至少踢进10个球！

呀，不价儿，躺平等着拍片子的那点儿工夫，他还不忘问那个年轻大夫现在几比几了？国安追上来没有？第二天，食堂大嫂推着餐车给病房送饭，看见老公穿着队服就神秘地问：“小伙子，哪个队的？是国安的吗？”我听了都好笑，可人家听了自己在那儿还挺臭美。我估计大嫂要真把签名本儿递过来，他肯定敢不害羞地给人落上几笔。

说了半天老公不好的一面，其实他也有可人疼的地方。老公和别的球迷有点不同，他爱动笔，赶上世界杯这样的大赛，他的这点家底儿就全用上了。半夜里看球怕醒不了，就两个闹钟齐上阵。起来后先用凉毛巾糊脸上，那两眼也常粘一块睁不开，得左眼右眼轮换着看球。但等裁判员的哨声一结束，他一篇“球评”的构思马上就“落停”了。第二天晚报一来，直接翻到体育版，一看到上面有自己的文章，得，话又稠了。虽说辛苦了点儿，但他愿意把自己的看球心得登在报上与人交流。这不，世界杯刚开始三分之一，他征文稿费和奖金已经小有进账了，要不他在我面前怎么话又稠了呢。

不过这回他甬打算再溜过去了，谁叫他把家务活都推给我了呢。我早想好了，得让他用这笔钱表示表示意思。买什么不重要，就是想让他知道，天上还有个月亮，军功章也有对方的一半。

他出生在物资匮乏、经济落后的海岛小城，父亲常年缺位，母亲辛苦谋生，年少的他跟着爷爷奶奶长大。他的足球路，是最漫长的草根逆袭。二十五岁末踢过正规职业联赛，人到中年依旧辗转各国次级联赛，半生漂泊、薪资微薄、籍籍无名。三十四岁，已是多数门将退役的年纪，他却逆势坚守，稳步精进，终于坐稳国家队主力位置。

四十岁，很多人选择妥协、躺平、接受平庸，觉得人生大局已定，再无突破可能。我们亦是如此。人到中年，背负生活重担，囿于柴米油盐、工作琐事，渐渐弄丢热爱，放弃坚持，安慰自己平平淡淡即是圆满，实则是不敢再期待、不敢再拼搏。

沃齐尼亚的出现，打破了所有对年龄的偏见。四十岁，不是人生的终点，而是人生的新起点。所谓大器晚成，从不是运气降临，而是熬过无人问津的岁月，依旧心怀热爱、坚守本心的馈赠。他没有年少成名的辉煌，却用半生坚守，活成了最动人的中年范本。

最让我动容的，不止赛场的封神瞬间，还有他心底的柔软。驰骋赛场、无畏强敌的硬汉，赛后会因为母亲无法到场观赛红了眼眶。半生颠沛，一身锋芒，却始终感恩家人、心怀温柔，历经苦难，依旧纯粹赤诚。

我和父亲的三届世界杯

[大连]孙鹏举

我的世界杯记忆，好像从来都不是热热闹闹一群人的疯，从头到尾，都跟我爸绑在一块儿。

我是大连人，足球这东西，说刻在骨子里有点夸张，但打小身边就没缺过球事儿。从懂事起，院儿里的叔叔伯伯晚饭过后搬马扎一坐，话题绕来绕去总能拐到球上。三届世界杯，横跨三十二年，绿茵场上的球星换了一茬又一茬，场下的我和我爸，也从他领着我看球，变成了我陪着他等结果。

头一回对世界杯有实感，是1990年的意大利之夏。那时候我刚上初中，越位是啥都搞不明白，就跟着大人凑热闹。大连的夏天，晚饭吃得早，男人们搬着小马扎凑到单元门口，就着一碟盐爆花生米，手里端着印着机床厂标的大茶缸，能唠到月上树梢。

我爸是厂里足球队的前锋，向来是这群人里的主讲。那时候家里有台旧彩电，他熬夜看球怕吵到我和我妈，总把音量拧到最低，脸几乎贴到屏幕上，第二天照样精神头十足地跟邻居复盘。最热闹的就是巴西队打阿根廷队那场，满院儿都在感叹，我爸叼着烟，烟灰弹在空罐头盒里，一拍大腿：“你们懂啥？有马拉多纳在，一秒钟就能定输赢！就那脚传球，穿过巴西队半条后防线，跟长了眼睛似的，卡尼吉亚蹭一下插进去，球就有了！”我那时候哪懂什么战术啊，就记住了马拉多纳这个名字。

再后来就是1998年的法兰西盛夏。那年我二十二，跟罗纳尔多同岁，彻头彻尾成了“外星人”的迷弟。攒了俩月工资买了件巴西队的黄球衣，洗得发白了都舍不得穿。决赛那晚，我守着家里的彩电，从开场攥着拳头等到终场，等来的却是罗纳尔多全场梦游、巴西惨败的结果。我闷坐在沙发上，半天没缓过神。我爸没像隔壁王叔那样骂球队不争气，吊扇在头顶嗡嗡转，吹得他鬓角刚冒出来的白头发晃来晃去。“难受是正常的。”他声音慢悠悠的，“人生哪有场场都赢的球？他还年轻，往后的路长着呢，跌倒了爬起来，有的是机会赢。”那时候我年轻气盛，心里堵得慌，只觉得这话是老生常谈，敷衍着“嗯”了两声。直到后来工作上栽了跟头，忽然就想起那个夏夜，我爸摇着蒲扇说的这句话。

真正让我把世界杯和父爱拧到一块儿的，是2022年的卡塔尔世界杯。那年我爸突发脑梗住院，我在病房日夜陪护，整个人绷得像拉满的弓，外界的事儿一概没心思管。可我爸不一样，哪怕说话都不利索，半边身子动不了，醒着的时候总问：“世界杯……梅西……怎么样了？”决赛那天格外熬人。他精神头不好，却隔个十几分钟就嘴动一动想问比分。我刚跑去缴费处排了半小时队回来，累得脑子发蒙，被问得烦了，脱口就冲了一句：“都病成这样了还惦记世界杯？先把你自己身体顾好，行不行？”话说出口我就后悔了。病床上的他愣了愣，眼皮慢慢耷拉下来，手悄悄往被子里缩了缩。我心里揪得慌，没好意思当面说软话，转身摸出手机，翻了半天找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直播频道，音量开到最大，轻轻搁在他枕头边。

那个晚上特别静，只有监护仪的滴答声，和手机里传来的解说声，隔着电流有点滋滋的杂音。加时赛来回反转，点球大战屏息凝神。当解说员喊出阿根廷夺冠、梅西圆梦的那一刻，我感觉到他的手指轻轻攥了攥我的手，嘴角慢慢扬起来。那一刻我忽然懂了，他哪里是惦记输赢啊。从马拉多纳到梅西，从壮年到暮年，世界杯是他藏了一辈子的热血，是躺在病床上也抓着的一点念想。

现在又到世界杯年，屏幕上依旧是年轻的身影在跑。我有时候看着看着就走神，想起老院儿的时光，想起我爸比划着讲球的样子，想起病房里那点滋滋的电流声。

世界杯四年一轮回，有人正年少，有人已白头。对我来说，它是我和我爸之间不用多说的默契和陪伴。那些藏在茶缸里、电波里、泪光里的碎片，凑起来就是最沉的父爱，也是我这辈子，最珍贵的看球记忆。



扫描二维码，敬请关注本报副刊公众微信号“B座西窗”。
投稿邮箱：yzwb-fanxing@163.com